请你再多堵一会儿

（美国）项明华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这是老人们常说的话，意思是不要太烦恼，看开些，我切身体会的确如此，那时看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世界强国的恩爱伉丽，多么光鲜亮丽，风头十足，举世羡慕。后来看到爆内幕的书却说男的常被罚睡冷板床，真是一家不知一家事呀。

同样一件事，快乐和忧郁常常是看你从什么角度出发，你就会有不同结论。

我们美国公司每个月都有好几个货柜从国内发过来，公司规定货柜到时所有男士都要轮流上去卸货，那天不管你是白领，还是金领，都换了工作服站进像大罐头一样的闷柜子搬货物装上小拖车，拖至柜门口，由叉车叉走。卸货这活春、秋、冬还好，最难受的是夏季，华氏80多摄氏度，不要说卸货，你一钻进这闷罐子，就一身大汗，苦活呀！那天我也上了车，大家一看，怎么今天老板也上来了？我对他们说：健身呀！付你工资让你健身，我也得抢一份呀！众人哈哈大笑，他们想想也对，美国人对健身很起劲，下了班还去付费健身房，现在又省时间，又付你工资，这个健身值得。我们公司的卸货日，由此都成了健身日。

生活中还常常碰到非人力可控的无奈，譬如堵车，卡在车流中，你再有急事，事再大也无法飞出重围。心情烦恼，这是人之常情。

儿子上个月去上海，去上海公司及协作工厂熟悉情况，算是正式接我的班。那天傍晚我开车送他回市中心旅馆，被堵在延安路高架上，车动极慢。看看车窗外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我想，啊呀，这不是老天给我安排的机会吗？在美国时我要和他聊聊天，吃个饭，可要一周前预订。美国长大的孩子，不太喜欢中国菜，平时都在外面就餐，尽管住在家里，但常常见面讲话机会不多，今天我逮着这个机会了，于是从谈东说西开始，渐渐谈到他这次上海之行，工厂观感，上海公司的人事等。关在一个小车里，两人近了，他听我解释和引导，我听他反应和感想，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融洽和深入，我真想对延安路高架说，请你再多堵一会吧！

人生活在一个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社会中，你习惯的生活方式被扰乱了，感到很无助，很痛苦，那时我会很冷静，对自己说，千万不要激动，牢记：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一次我要在早上9点到浦东机场坐飞机出差，家里汽车正好在保养，于是我打电话去出租车公司订车，有的回说那个时间段已订满了，最大的一家说只有隔夜预订的，我隔夜去订了，他们又说没车，这真的让我急了。因为那时刚开始有什么滴滴打车，我又不会使用那些玩意儿，可不用打车软件路上很难拦到车，明明是空车看到你扬招也不停。

订不到车怎么办，我对自己说不急，办法总比困难多。第二天一早，比预定去机场时间早了半小时，我站在小区门口的大马路边，举了一块大纸牌，上面写着：去浦东机场。才刚举起，每个过路的出租车司机都放慢车速，又犹豫不决地驶走了。又过来一辆，停在小区门口，车上已有一名女乘客。司机打开窗户说：我拉你去机场，不过我顺道要停一下莘庄地铁站，这位女士在那里下车，她同意让你上车。我谢谢那位姑娘。看了一下表，一共花了我三分钟等车，我的车费则从地铁站算起，省了我15元。那天正好我家钟点工在大门口见我举牌子，后来她告诉我，门口的小保安问她：你们家的主人是哑巴吗？

我讲了我的故事，并不是要说明我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我的智商情商都不高，但我心中总有阳光，深埋在土中的草籽总会向着阳光发芽生长，我要快乐地过好每一天。

秋岚随想

张怡微

方才写到台湾今年夏天少有台风，秋台风便气势汹汹来袭。“鲶鱼”让我们木栅地区足足停电了小半日，电视新闻中号召市民赶紧储水，随后便是连着两天货真价实的台风假，令许多忙碌的人意外偷了个闲。再到工作日那天，一大清早，对面的小学就忙成一团。小学生们不是在操场上抬运折断的小树，就是在教室里展开劳动，轻轻拭去玻璃窗上，远方吹来的叶子。这令我想到童年，也想到上海，想到很久没有使用过的名词——“包干区”，想到班上既要负责打扫又要负责中午营养午餐拎汤的劳动委员。

我小时候不太注意台风，就记得每年七八月上，上海的天空有奔跑的流云。许多台风都有好听的名字，却天生带着凶恶的基因。然而它们到了上海总是转弯，于是“台风”与我城的记忆，总是与“擦肩而过”的宿命联系在一起。记忆中唯有2005年的“麦莎”，2012年的“海葵”，不那么“偷工减料”，稍微令人绷紧过神经。过路的“海燕”、“云娜”、“彩虹”等等，则都表现为抽象的、遥远的存在，他人的苦难自带滤镜修饰，是听来的传奇。

据说，史上第一个给台风命名的人，是一位澳大利亚气象预报员。他用自己不喜欢的政客的名字给台风命名，暗讽其有“灾难”的意义。这种存在的“赠予”，颇具有现代哲学意味，表现为一种意义的期望。中国首批提供的10个台风名字，分别是：龙王、悟空、玉兔、海燕、风神、海神、杜鹃、电母、海马和海棠，都具有中国特色，不全是灾难的象征，但虚拟名色能占到六成，似乎也说明我们对于“风”的想象还是大多来自文学传说与民间故事。《西游记》中雷公、电母、风婆婆与推云童子、布雾郎君，各其来有自。第四十五回中孙悟空猛地高喊一声“老邓！仔细！”让这些自然之相，生动地拟人为可被召唤的某个个人。《西游记》中的雷公“邓化”、“邓元帅”，到了《封神演义》中则名为“邓忠”。孙悟空能直呼“老邓”，可见与道教雷部神仙关系甚笃。

孙悟空自己也有过很多名字，在花果山凭借胆子大得名“美猴王”之后，孙悟空的姓、名是他的第一位师父须菩提赐予的，混名“行者”是唐三藏给的，“齐天大圣”是独角鬼王恭维的，颇有见地的鳜婆则喊出了他的道家名字，“混元一气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齐天大圣”，这个很长的名字后来被取经路上的土神、山神简称为“混元上真”。这样看来，给台风命名为“悟空”真是意味深长。想他脚踩“觔斗云”，瞬息间飞行十万八千里，的确与台风过境时的天际流云一样迅疾，福建沿海的孩子们也许能有更直接的体会。内陆的孩童则只见过慢悠悠的“推云童子”、“布雾郎君”，在视觉上更容易与吃力地“推云”产生亲切的共鸣。

有趣的是，孙悟空与“觔斗云”的关系还不止如此。《西游记》中童年孙悟空向须菩提学本领时，和他一起学本领的人看到师父传授“腾挪之法”酸溜溜地感叹道：“悟空造化！若会这个法儿，与人家当铺兵，送文书，递报单，不管那里都寻了饭吃。”“铺兵”，就是递送公文的兵卒，放在从前是邮递员，现在的快递。《后西游记》中也不忘拿这段轶事取乐，第三十一回猪一戒道：“我这师兄原是替玉皇大帝当铺兵出身的，莫说一、二百里，就是一、二千里，一、二万里，他也只消一会工夫。”若有快递公司自名“悟空”，倒也不失为一则用心的典故。

这些“溢出的意义”，均是由自然现象“台风”起始、与语言文化产生影响交流的结果。自从2000年由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的14个成员国家和地区各提供10个命名、总计140个命名循环使用以后，16年以来，我们记住了一些、遗忘了一些，以其断代，成为记忆的整理机制。我们甚至将这种命名的赠予当做了文化习惯。这些台风的命名，被“给予”了各国丰富的文化内涵，呈现了马里翁（Jean-Luc Marion）《被给予的存在》一书中关于“礼物现象学”丰富多彩的诠释。

从一张照片说起

姚仞青

梅葆玖的一生几乎都被戏迷关注，我曾亲眼目睹戏迷对他的热度。手头有一张我与葆玖等四人合影的照片，是2014年在上海淮海中路光明邨大酒家聚餐时拍摄的。当时我们四个人在一张桌上，用餐完毕后，我向葆玖提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梅兰芳剧团首席小生名角姜妙香在南京收徒，有很多女青年听说梅兰芳儿子也来了，都来观看。当葆玖要离开饭店上汽车时，有几个女青年还围着汽车不走，继续细看车内梅葆玖，司机急着关车门，伤了一位女青年的手指。我边说边做一个伤指头的模样，平时沉稳随和的葆玖听了，不禁激动地站起来说：想起来了，是伤了一个手指。旁边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吴迎副会长和上海梅剧进修会杨畹农会长的大公子杨开基二人听了也感叹不已。此情此景被朋友拍了下来。

我和梅葆玖的进一步熟识正是在南京的这次聚会上。当时我和姜妙香先生来往不少，因为他的两个上海弟子——小生名家许锦佑和龚志嘉是我的好友，我经常为他们在舞台上或电台操琴，后来还常到借住在东方饭店的姜妙香家中为姜先生操琴。那次是在南京一家有名的酒馆吃中饭，梅葆玖也被姜妙香邀请参加。饭后我们一起下楼，才目睹了葆玖被戏迷包围的场面。

葆玖受戏迷爱戴，绝非偶然。不过，他成为梅家唯一的传承父亲衣钵者，倒是大大出乎他父母和他自己的意料。那是当他父亲精心培育的徒弟——著名青年男旦李世芳不幸因飞机失事人亡后，在费心费力难选接班人时，才猛然发现十岁的葆玖很像自己，嗓音、扮相和音乐天分都很好，只是从未演过戏。梅大师就请了自己的师父——号称京剧通天教主王瑶卿的侄儿王幼卿来为葆玖启蒙，他自己的琴师王少卿也共同为葆玖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由梅大师亲自教授梅派唱做，学了《三娘教子》、《玉堂春》、《凤还巢》等戏。他的第一次内部演出《三娘教子》，是在上海原卢湾区一个学校的大礼堂内，我也很幸运地观看到梅葆玖最初的舞台形象。我们这批戏迷对他的嗓音韵味十分满意，认为若在身段方面再下功夫，则前途不可限量。总之，梅兰芳的继承人已非葆玖莫属了。

最初为葆玖操琴的也是王少卿，二胡是姜凤山，王少卿作古后，即由姜凤山操琴多年。姜的特点是音准，常常花腔迭出，却又懂得收敛，风雨不透地托着演员的行腔、吐字、用嗓、气口，他对梅葆玖的成长功不可没。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无话不谈，他享年九十，后由他的外孙舒健为梅葆玖操琴。

葆玖最初继承父亲衣钵时，即以嗓音甜美圆润而被观众喜爱。梅葆玖不仅在传承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创造了个人的演唱艺术特色。中国和外国，传统和现代的有机融合正是他拥有众多粉丝的原因之一吧！

万事如意（剪纸） 奚小琴 作

儿时扯菱

徐兆熊

我喜欢吃菱，每年夏秋菱上市，我会经常买些尝尝。菱肉微甜、粉粉的、糯糯的，还有一股特有的清香。吃着老菱，儿时扯菱的情景便浮现在脑海中。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家屋西有一条小河，南窄北宽，窄处一丈多，宽处三四丈，像个躺着的葫芦。自从有记忆起，就记得河中每年都长菱，不过不是两角的大风菱，而是没有角的“和尚头”，还有两角和四角的菱，虽然从来不下菱种，但每年都是一河菱，大概是老菱自然脱落便成了菱种所致。记得我曾问祖父，为什么菱有没角的，有两角的，还有四角的。祖父告诉我，菱不仅有没角的，两角的和四角的，还有三角的呢。《武林志》上说，两角的叫菱，三角、四角的叫芰。两角的菱是家种改良的，四角菱是野生的，虽然四角菱最小，但也最香。我当时很佩服祖父懂得的东西真多。

春天，河里的水草露出水面时，菱也会从水中探出小脑袋，一根细细的茎上长着4片小叶，夹在水草中间，很不起眼。渐渐的菱叶子越长越多，越长越大。那菱叶很是有趣，叶片前端细细的，后端就渐渐鼓起，又渐渐小去像个棒槌，轻摆一下就会冒出许多泡来。等到暑假之时，菱盘就会翘起来，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挤满一河，水面上绿油油的，就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绿地毯，在太阳光下，绿得让人眼睛都睁不开。菱还会开鲜艳的白花，细细的，弱弱的，点缀在绿叶之间，像害羞的少女看见陌生人似的，煞是好看。当然，这时的菱就即将要长菱角了。

暑假期间，我每次下河洗澡时，总要游到河中央，翻起菱盘子看看长菱了没有，一旦发现长了小菱，就激动不已，因为不久就可以扯菱了。

暑假末期，奶奶让我下河扯菱。我扛来家人洗澡用的长桶，这长桶只能承载我们十来岁小孩的重量，正适合我坐着扯菱。我把长桶一头搁在跳马（农家河边洗菜的跳板）板子上，一头浮在水上，轻轻地坐进长桶，身子前倾，让长桶离开跳马，然后两手在两边划水，分开菱盘，长桶便在菱盘间穿行。

扯菱时要左右开弓，轻轻拧起菱盘，摘下已长大长老的菱后，再轻轻放进水中。每次扯菱，我总是先尝为快。生吃要选不老的菱，用嘴咬断四个角，然后剥开菱壳，把嫩嫩的、白白的菱肉塞进嘴中，脆脆的、甜甜的。这时，站在岸上看我扯菱的妹妹和弟弟们就会在岸上喊：“哥哥，我也要吃菱！”见他们在岸上叫喊，我就抓两把菱扔给他们。有一次，由于用力过大，长桶失去平衡，翻了个底朝天，已扯的菱，老的全沉入水中，只剩下嫩一点的浮在水面。我翻过长桶，把浮在水面的菱捞进长桶，又扎猛子到水下摸菱。

扯完菱回岸后，奶奶就会把菱洗净后煮。我总是围着锅台问：“奶奶，菱熟了没有啊？”一会儿，一股菱香就飘满厨房。我顾不得菱烫手，抓起就吃。晚上，妈妈、叔叔、婶婶吃完晚饭乘凉时，奶奶端出一大盆儿菱让他们吃，我又跟着吃。奶奶笑着说：“你个大背锹儿，就你多吃多占。”听着奶奶的嗔怪，我总是回以一个鬼脸。

时尚

修眉毛的男人们

计 怡

自古至今，我国人民都十分注意眉毛的美貌度。人们常用“眉清目秀”形容长得可爱，就是讲一个人只要眉毛干净，眼睛秀气，那就很讨人喜欢了。

但有趣的是，从古至今，通常都是女人们，在眉毛上折腾个不停。往远的来说，春秋就有一位叫做庄姜的美女因“螓首蛾眉”出名；到了唐朝，已经到了要一国之主唐玄宗来管女人眉毛的地步了：他曾令画工设计多款女子画眉，什么小山眉、垂珠眉、涵烟眉啦，款式多样、价格实惠，引领当时时尚界的风潮。

时间拉到近期，女人们已经抛弃每天都要早起画眉毛的旧时代了，而是纷纷做起了“永久半永久”。一次美容，多年受益，可谓“偷懒是人类进步阶梯”的典范。

为了不落伍，我也去做了眉毛。当然，因为没有收到任何一家美容店的广告费，所以不谈效果，不谈改变。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我进了美容店，在我前面修眉的居然是一位男同志。

这个小伙子穿着白衬衫加牛仔裤，裤腿挽了一圈儿，卡其色的皮鞋口完全不露出袜子的边边，既干净，又简单。他在美容店做了一对剑眉，配上修饰得非常清爽的发型，看着就赏心悦目。

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小伙告诉我，他修眉毛得到女友的大力支持。大家看，这位与众不同的男同志，还不是个同志！

实话说，这还真的蛮稀奇的。纵观现如今，直男们以不修边幅为荣，还自称有“男人味”。如果一个男士精心打扮自己，兄弟间不会夸他，反而会被吐槽“娘娘腔”。

出于好奇，我咨询了下老板关于男士做眉毛的人数。老板直言不讳说我少见多怪，男士做眉毛已经不是个例，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在日本，更是大部分年轻男性都会修眉，以让自己变得更加时尚和整洁。

这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古语云“眉为两目之华盖，实为一面威仪，乃日月之英华，主贤愚之辨别。”可见眉毛不仅会影响女性的美貌度，也会影响男性的气质。

虽然剑眉星目的标准实在有点高，但越来越多的男性能够开放自己进行美容，不仅仅是对于自身要求的提升，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多年来对于男性不能爱美的性别歧视，总算越来越少了。

七夕会